

(下)初陽晏人學國愛

愛國學人晏陽初（下）

●晏鴻國撰文·晏明校訂

抗日火種點燃人心

晏陽初博士在法國教華工識字時，便注意到

在文化教育的同時引進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因此後來演出了華工愛國的種種義舉。在定縣實驗中，平教總會把這方面的教育總結成爲「公民教育」。「九一八」事變前，公民教育的主要內容以培養人民的公共心與合作精神、訓練人民的團結力爲主。「九一八」事變後，國家各部門趕編了五〇〇餘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傳材料，其中主要有《國難叢書》、《精忠報國的岳飛》、《殺身成仁的文天祥》等。

《國難叢書》中，對日本侵華的歷史與現狀，國難中的政治、經濟應當怎樣改革，怎樣達到抗日救國的目的，都有較爲系統的論述。爲了適應將來抗日武裝鬥爭的需要，平教總會還把定縣的青年農民組織起來，進行軍事訓練。後來，當日軍侵佔定縣時

，定縣人民奮起反抗，定縣城區得而復失達七次之多。日軍增援兵力後，將平教會工作較久的那些村莊包圍，施以火攻，并用機槍掃射從烈火中逃出來的村民和兒童，死亡數千人。定縣人民所表現出的英勇不屈的愛國精神，與平教會所做的

抗日教育和軍事訓練是分不開的。

七、七事變前，日本特務橫行華北。有一天，幾個日本浪人竄來定縣，騷擾滋事。當時的縣政府，是平教會的人主持，縣政府得知此事後，立即逮捕了這幾個日本浪人，驅逐出境。這一舉動，在當時恐日氣氛極爲嚴重的情況下，確實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大滅了日本人的威風，定縣人民無不拍手稱快。

據香港陳元女士回憶，平教會畫的一幅抗日宣傳畫，給她留下了至今難忘的深刻印象。在整一堵牆上，畫了一個農民的頭，大張着口，裏面寫着「抗日到底」四個大字。

日軍佔領北平後，平教總會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將縣衛生院改作後方醫院，醫護人員立即變爲紅十字工作人員；并動員和組織人民擔任自衛與急救，協助軍隊偵察日軍活動。

東不落崗村的農民劇團全體團員，在日軍佔領村莊時，衝出大火，集體參加了抗日部隊。

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昂的抗日浪潮的推動下，國民政府邀請各黨派代表及學者名流十六人，組成最高國防參議會，這十六人中包括蔣介石、毛澤東、沈鈞儒、蔣夢麟、蔣百里、胡適、李璜、梁漱溟和晏陽初等。一向不願參與政治的晏陽初先生，這次却欣然應允，積極參加全國抗戰的領導工作。對於這場空前規模的民族戰爭，晏陽初先生認爲：「一個國家的獨立、自由，不能靠國聯而要靠自己。現在的世界仍是只有強權而無公理，自己的生存，要自己去爭取」。而中國要取

得戰爭的徹底勝利又必須依靠全民的動員，實現全面抗戰。他十分重視全民抗戰的必要性，「現在既已展開了巨大的全面戰爭，國內都認識到這種全面戰爭不是某一個方面可以獨攬，某一個方面可以包辦，要取得最後的勝利，非集合全民的力量，大家來共同擔負整個民族生存的偉業不可」。在全民中，他又特別強調要重視教育和動員全國農民，「如欲爭抗戰的勝利，而不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訓練組織起來，教他們戰，則更

憑什麼來保障抗戰的成功？中國農民不但在「量」上佔全國民眾的最大多數，而且在質上，更是「一國的基本隊伍，具備無限可能性的潛伏力」。對於戰爭的持久性及光明的前景，他也有清醒的認識，「這回中國要達到最後的勝利，必須在面積上能擴延，在時間上能持久；而持久戰與全面戰，與其賴前方武力，寧更賴後方的充實與堅強」。不但是抗戰，並且注意到增加農業生產及戰後教育等問題，作一個復興的基礎」。

一九三七年十月，平教會發起「農民抗戰教育」運動。在湖南招收從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流亡到湖南的大學生五十人，組織「農民抗戰教育團」（以下簡稱「教育團」），對這些知識青年進行了為期四周的訓練。十一月六日，舉行開學升旗儀式，晏陽初先生穿着在法國戰場服務時的軍裝，向全體學員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深知廣大熱心愛國的青年已無書可讀，無工可做，他們一心想報效祖國，然而「恨詰縷無路，徒切齒而自傷！」他告訴青年們，廣大的農村社會，「正是我們馬革裹尸的最好沙場！」他呼籲青年「偉大的時代已經到來，號角吹響了！有志之士，盍興乎來！」訓練期滿，學員分爲六隊，由平教總會二人領隊，每隊去兩個縣進行抗日宣傳。隊員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控訴了日軍的暴行，痛陳了淪陷區同胞的苦難，號召全國人民在此國難當頭之際，應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團結一心，抗擊日寇，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白天他們口伐筆書，晚上編寫演出抗日短劇，每當演出的時候，成百上

千的農民舉着火把，從四鄉趕來看戲，真正做到了把抗日的火種點到了每個國民的心裏。「教育團」以後又舉辦多期，學員們分期分赴湖南七十五個縣。

「教育團」的活動及作用，引起了當時主持湖南省政的張治中將軍的注意。於是，他要求平教總會合作組織「民眾訓練團」，招收大專學生四〇〇人，中學生三〇〇〇人，女學生四〇〇人，中學教員三〇〇人同時集中訓練，受訓後又分赴各縣宣傳羣衆。半年共訓練一〇〇〇萬人。平教總會還協助湖南省政府於一九三六年創辦了「衡山鄉村師範學校」。第二年抗戰爆發，學校爲配合抗戰的需要，以軍事訓練、自衛、平民教育和組織爲中心，全校師生總動員，擔負起組織訓練全縣壯丁的任務。并組織了抗戰軍人服務委員會，爲傷員洗衣，寫信，與傷員聯歡等。還深入農村幫助農民發展生產。

一筆巨大精神財富

在抗戰時期，晏陽初先生常揮毫作書來抒發胸臆。一九四〇年他曾寫下一張條幅，「晏敦復，宋，殊曾孫，字景初。學於陳頤，第進士……居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秦檜主議和，敦復庭爭甚力。檜使謂曰：能曲從，兩府地且夕至矣！敦復曰：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卒不能屈。錄於國內漢奸與貪污盛行之年」。由此可見他對當時一方面是熱血民衆的浴血奮戰，一方面是貪污與漢奸橫行於世的腐敗現象極爲憤懣，并以晏敦復不屈從秦檜的例子表達了自己決不

與「漢奸貪污」之流同流合污的決心。他認爲「中國須給衆多農民一誠實且現代化的政府，國家才有前途」。因此他協助湖南省政府開辦「湖南地方行政幹部學校」，先後共訓練縣長、科長、祕書等中級行政人員五〇〇〇多人，保長等四〇〇〇多人。訓練後進行考核，結果撤換了三分之二的不合格縣長，「使貪污等腐敗現象大大減少」。平教總會抗戰期間在湖南所做的這些工作，影響深遠。「抗戰期中，敵人進攻湖南，三戰三北，使湖南能保持五年之久，不受敵人蹂躪，就是因爲有過去民衆組訓的基礎，軍事上得到人民的合作，作它的主要力量，方能收到那樣的結果」。

一九九一年五月在石家莊召開的「晏陽初人民教育與鄉村改造思想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來自美國的查爾斯·海福德博士的論文中也有這樣一段話：「很多美國人把晏陽初看作是在中國曾影響和代表美國利益的人。一方面，晏博士的確獲得過美國的學位，並得到過他的美國朋友的幫助；所以美國人應該爲他的友誼和成就感到自豪，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他總是受着愛國主義的驅使去促進中國的最大利益。他曾掌握來自美國的資金，思想和人員，但並不受美國人的操縱」。

作爲私人學術團體，無論是平教會，還是後來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國際鄉村改造學院，其經費主要靠募捐而來，而其主要來源是美國民間捐助者有華僑、學術團體、基金會、公司、個人。從一九二五年在檀香山第一次公開募捐到一九四七年，晏陽初先後在美國募集經費達數百萬

美元（不包括一九四八年美國援華款項部分）。他用這些錢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做的貢獻，其價值遠遠超過了這些錢本身的價值。

募捐並非易事，用晏先生的話來說叫做「沿門托鉢」，而且還要「碰釘子」，「看人臉色」。況且晏先生接受捐款還有一條原則，那就是捐款不能附帶任何條件。這就更增加了募捐的困難。但正因有了這一原則，就保證了「不受美國人操縱」。曾有一個美國富商願捐錢十萬，讓晏在中國做教育工作，晏因他這是有條件的捐款而謝絕了。「中國平民教育美國合作委員會」成立之初，便明確表示：「晏陽初為中國平民教育在美國募捐，不是求美國人憐惜，乃是請他們合作；不是找恩人，而是覓同志」。

晏陽初先生之所以能長期地得到國際友人的資助，一個原因是他的事業能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這一事業所具的世界性。另一個原因就是他本人的愛國熱忱及卓越的才能。一九二五年他參加檀香山「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平教運動的魅力及晏陽初先生的精彩演講在檀島引起很大震動，尤其是廣大僑胞更為激動，他們自動發起募捐，各行各業組織起勸募隊，僅三個下午，便募得二萬多美元。難怪檀島總督頗為感動地對晏陽初說：「渠在檀島六年以來，從未見過如此熱烈的募捐運動。你的募捐成績，真是空前的。由此可見你的事業的偉大，同時也證明中國人民的偉大」。

晏先生的演講才能是出色的，他演講起來，聲音宏亮，激昂動人。他能使那些惜錢如命的人

慷慨解囊，他能使那些冷漠缺情的人煥發熱情。檀香山有一靠販菜起家的老板，因早年創業不易，故平時過分節儉。他聽了晏先生的演講，深感自己不識字的痛苦，便慷慨地捐了錢讓晏先生去幫助窮苦弟兄識字。一九二八年在美國芝加哥募捐時也有過相同的故事，一個平時很吝嗇的青年商人聽了晏先生在就餐前一刻鐘的演講後，找到晏說：「我聽了你的演講，覺得你這個工作，不僅關係到中國，而且關係到整個世界，我願意幫助你」。

晏陽初最早接觸的西學啓蒙老師是英國人，

支持他走出四川，并因而導致他走向世界的良師益友史梯瓦特也是英國人。他在美國接觸到民主的思想，學到了現代科學。但他始終堅持「我們要有獨立性，學英國美國都可以，但先要有選擇，我們只能參考別人的長處，針對自己的社會來改造」。他對那些「英國通」、「美國通」、「日本通」模仿照搬別國的現成做法不以為然，對主張全盤西化的主張更以為不可取。他主張「聯絡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反對列強對我中華的欺凌。當高喊民主口號的美國實行排華政策時，他登壇抗議；抗戰初期，當美國持觀望態度，而且暗中與日本進行經濟往來時，他猛烈抨擊；抗戰勝利後，當美國大兵在中國恣意橫行時，他憤怒斥責，聲言要打電報給杜魯門總統。這些都足以表現晏先生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

一九四四年，抗日戰爭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為研究戰後建設問題，晏陽初先生到美國進行了大量的活動。他通過各種方式宣傳中國人民抗戰

的精神，艱苦奮鬥的情形以及取得的輝煌成就等。他發現美國的輿論界對中國的宣傳有失偏頗，只批評中國的通貨膨脹，法西斯主義，腐敗無能等，對中國未來是否能實現民主却無人提及，於是晏先生撰寫了著名的《中國戰後是否民主》一文，說明了中國將來能實現民主的可能性。他在文中強調了「中國有更多可驕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四千年的歷史實包含民主的許多要素的深厚根基」。指出：「我們有民主的人民及堅實的基礎，自將建立偉大的現代民主中國」。一九四八年晏陽初親赴美國，為戰後中國的恢復和重建工作爭取援助。歷經千辛萬苦，費盡若干口舌，終於在美國友人及輿論界的支持下迫使美國政府通過「晏陽初法案」，（即從援華款項總額中撥出二千七百萬美元作為中國鄉村建設貸款）。後又由中國方面的晏陽初、蔣夢麟、沈宗翰三人，會同美國方面穆懿爾、貝克二人組成「中國農村復興會」，掌握這筆款項的使用。「農復會」用這筆款項在湖南、廣東、四川、福建、廣西、貴州、台灣等省進行了農田水利建設，土地改革制度，衛生保健實施，科學技術推廣和農村貸款。其中主要有：修復湖南洞庭湖堤岸，修復廣東雷湛堤防，四川的水利建設和二五減租等。這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下) 初陽晏人學國愛

第三世界卓然有成

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當具有國際主義的偉大襟懷。晏陽初先生把「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發展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就是他的國際主義精神的體現。從五十年代起，晏陽初先生致力於第三世界的鄉村改造工作，把「定縣經驗」推向世界這個更廣闊的舞台。他促進組織起「國際平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創辦了世界鄉村改造運動的研究和培訓中心——菲律賓「國際鄉村改造學院」。鄉村改造運動的浪潮已遍及五十多個國家。晏先生畢生所努力的平民教育和鄉村改造運動，是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新貢獻。

晏先生久居海外，然而，「盡管我是四海爲家，有時午夜夢回，難免鄉思萬縷」。一九五二年，他讓兩個在美國完成大學業的兒子回到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并勉勵他們說：「你們年輕人的事業在祖國」。中美關係改善後，他的思想之情更濃了，曾多次表示：「只要祖國人民邀請，我就回去」。「我已到了這般年紀，有義務、有責任回去看看，考慮餘年爲祖國做點什麼事情」。一九八五年晏老終於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他應全國人大常委周谷城副委員長的邀請，回到了闢別三十六年的祖國。九月三日夜，他抵達北京機場時，禁不住熱淚長流的對兒孫、親友們說：「幾十年來我天天想你們、想祖國，海外的國家變強了，這更激起我想回祖國看看的心願。當我接到周谷城副委員長代表祖國人民發來的熱

情、親切的邀請信時，我再也按捺不住要回來的急切心情了。今天，我終於回來了，踏上我闢別多年的祖國土地，見到了離別三十多年的親人，我哪能不高興，不激動呢？」言爲心聲，晏老對祖國和人民的一片深情，日月可鑒。晏先生的這次訪問共三周時間，他先後去定縣、成都、新都等地參觀訪問。他對祖國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尤其是農村發生的變化表示欣慰，受到鼓舞。他無限感慨地說：「中國的鄉建工作做得實在是好，變化出人意外，比較起來，我當年搞的只不過是一種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變農村的面貌，還得有現在這個制度」。他稱贊「鄧小平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不光是守成者，而且是個創業者，鄧先生從實際出發，幹了可以說是扭轉乾坤的工作」。他表示：「我們這次來是真誠的學習，回去以後要花時間仔細研究，要把中國好的經驗介紹到廣大第三世界去」。他還說：「我願爲增進大陸同胞和海外僑胞的了解，爲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農村的改革，努力作出自己的貢獻」。

晏老訪問期間，曾受到鄧穎超、萬里、周谷城、許德珩等領導同志的接見，晏老與他們進行了親切友好的交談。這些領導人對晏老所從事的平教、鄉建事業及他忘我的獻身精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一九八七年，晏陽初先生再一次回到祖國。第一次回國考察後，「回去做了自省自察的工作」。「這次回來，是爲了進一步學習」。他與各

方面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他訪問了中央教科所；拜訪了當年也是從事鄉村建設的梁漱溟先生；他愉快地接受了歐美同學會的聘請，擔任了該會的海外名譽會長。晏老兩次回國都接見了故鄉巴中的代表，認真地聽了故鄉的親人介紹了巴中情況。當他聽到巴中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野間掃盲獎」時，晏老連聲稱贊，並說他知道此事。因交通不便，晏老未能回故鄉看一看，但他爲巴中贈書題字，並請代表們轉達他對故鄉人民的問候和感謝。

晏先生以九十多歲的高齡，不辭辛勞，兩度遠涉重洋，回國考察，爲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了解，爲發展中國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村建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在與鄉建學院校友聚會時，他曾風趣地說：「我感到今天我不是九十二歲而是二十九歲，可以與他們繼續奮鬥」。一句笑語，托出了一顆多麼赤誠的心啊！今天，晏老離我們而去了，但他的愛國精神和爲人民獻身的高尚品德，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中外雜誌工作信條

表揚好人好事

端正社會風氣

辨別是非善惡

服務世界人類

巴中獲野間掃盲獎

晏陽初先生再一次回到祖國。第一次回國考察後，「回去做了自省自察的工作」。「這次回來，是爲了進一步學習」。他與各